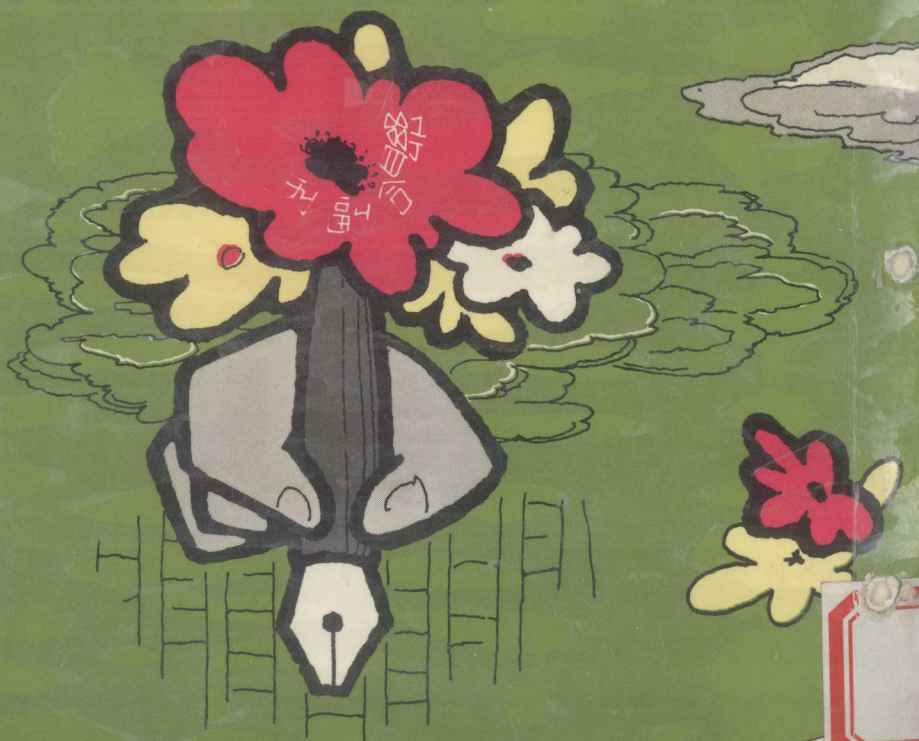


聯誼小叢書 64 年度 選說

下



聯副六十四年度短篇小說選

下冊

印翻禁・權版有

聯合報叢書

聯副六十四年度短篇小說選下冊

著者 蕭

白 等

發行人 王

必

出版者

聯

合

報

社

總經理

聯

經

出

版

事

業

公

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

印刷者

三

文

印

書

館

定價新臺幣六十元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第二次出版

B 84010-1

目錄

婚禮中的聯想.....	蕭白	一
遊龍戲鳳.....	劉玉瑩	元
小夫妻.....	夏眉	三
苦待.....	謝霜天	七
愛的尋求.....	三毛	三
掌權之時.....	楊青矗	九

滾滾溪流·····	呂文呈 二六
復員列車·····	金軍 二九
白鴿先生·····	朱秀娟 一〇
雨季·····	柯東如 一五
上班七小時·····	伊 衛 一六
牧歌·····	雅欣 一八
補冬·····	桑柔 一九
老夏的一生·····	顏元叔 二〇
斜塔與蜻蜓·····	小 野 二〇
兩種夢·····	何 索 二四

婚禮中的聯想

蕭白

雨沒有停，雨一直下個不停。

袁牧農從窗前走回來，看看壁架上的小座鐘，四點三十分，不能再等了，再等，等到什麼時候去。

「走吧！」

「怎麼有這麼多雨！」靜芝坐在椅子上不動。

我怎麼知道，得問老天爺。走！開了天花板上的日光燈，門由它敞著，空城計。袁牧農打

傘，靜芝手提一隻塑膠袋，裏面是什麼？女人的事少過問——有一枚自己的私章。兩個人擠在一柄傘下，傘骨折斷了兩根，傘面塌下來一小邊，這種傘就是這個樣子，用不了多久又得換一柄。走過院子，走出大門，碰上門，推推，關嚴了。把一頭狗關在院子裏，看守空下來的房子，以後的日子大概不出如此了。住在山上有一點不方便，車子到不了門口，走下石級雨正大，走過半條巷，褲管已濕了半截。這種天氣真煩人，巷口攔住一部車，坐上去。袁牧農點起一支烟，車窗外，雨下得起勁，下過一條街又一條街，有的路面又積水了。下水道，談了多年的老問題，都市發展得太快，問題多，交通亂的情形與紐約、東京齊名。

「鳳鳳這時候在那裏？」靜芝在身邊說。

「大概還在美容院吧。」猜想的。在那裏關什麼緊要，就愛操心。唉！

「千萬別把一張臉弄得像唱歌仔戲的。」

「不會，有她乾媽在一起。」他緩緩吐出一口烟。

「淑君幫了我許多忙，難得呀，二十多年的老鄰居。」

二十多年了嗎？當然二十多年了，六張犁的公司眷舍，和石仲甫相識，兩個人都不到三十歲，兩個家中間一道疏疏的竹籬，人從空隙裏鑽來鑽去，一條狗分不清那家是主人。六張犁的眷

舍，大雜院式的簡陋建築，門前一條大水溝，常年淌著綠艷艷的臭水，有死雞、死貓、死狗。最怕來颱風，颱風一來便淹水，水淹到三尺，必須遷居，遷到附近的學校去避難。颱風一來，屋頂揭去一大片，許久未修復，夜晚可以看到星光的透入，逢到雨，到處漏，大盆小盆都派上用場，一時間一片叮咚聲，曾戲稱為「聽雨齋」。夜晚，床上蓋上雨衣，頭頂必須再張一柄傘。到臺灣不久，生活普遍苦，吃楊子魚——現在從不吃，吃厭了——空心菜，養雞養鴨，到教堂領救濟品，教堂的老神父也很勢利，大包的玉米粉分給熟人，領回玉米粉，做窩窩頭。剛住進眷舍，鳳凰才兩歲，山山三歲半，靜芝後來上班了，把他們托付淑君。石家也有孩子，一個，兩個，後來增加三個，三千金。夏天的黃昏，在小院裏納涼，螢蟲四處飛，替孩子們講故事，孩子們爬在石仲甫背上，命他裝牛叫，羊叫，咩咩……後來石仲甫出國，後來石家搬走，後來自己也搬到郊區——。

車子慢慢停下來，停到孔雀大飯店門口。孔雀大飯店，十層樓建築，這類飯店，同一條街上不下十數家。袁牧農和靜芝走下車，走進大門，樓下的大廳很堂皇，大理石地板，大理石柱子，綠暗暗光滑得發亮。不對，應該是蛇紋石。穿制服的僕歐彎腰相迎，走過大廳，由紫紅地毯引上二樓，走道上已經擺開簽名桌、收禮臺，似乎近乎攔阻，難怪有人說喜帖為「紅色炸彈」，今天

就有許多人挨炸。公證結婚，省去多少事，然而鳳凰不如此想，一生一次。

一眼看到老周和老姚，忙著登禮簿、點鈔票。老蔡、老舒守在門口。老舒今天穿得一身挺括，老楊呢？可能在禮堂裏。

「牧農！你們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老蔡大聲嚷。

「還早嘛。」他說。不帶錶不知道時間，大概五點左右，六點行婚禮，應該還早。

「還早！你瞧瞧！」老舒的手往禮堂裏一指。

禮堂裏，一堆，兩堆，三堆，居然已經有人來了，真早。通常都趁這機會找熟朋友聊聊。

「辛苦各位啦。」靜芝點著頭。「那裏的話——大嫂！你請坐。」老周拉過一張凳。

靜芝沒有坐，把手裏的塑膠袋塞進老周的椅子後面，手捏手站在一邊。又有人來了，不認識，男方的。老舒迎上去，照例說請，裏面坐。擔任總管的徐醒從電梯裏走出來，兩部電梯一上落，另一部又上去了。徐醒用力一甩手：

「牧農！你們不必留在這裏，上樓去好了。」

「鳳凰他們回來沒有？」靜芝問。又是瞎操心。

「剛拍完照回來，在五〇九房。」

「那，我們上去吧。」袁牧農拿起一支烟，又放回去。

「慢著，告訴我證婚人是誰？」老蔡說。

「馮放翁。」

「介紹人呢？」

「鳳鳳的乾爹乾媽，你們認得的。」

「你們走，快要開始了。」徐醒又甩了一次手。

「牧農！我留在這裏，有的客人幾位不認識。」靜芝說。

也有道理，而且帶鳳鳳進禮堂的是自己，他點點頭。

走進電梯，電梯上升，停住，門打開，走出來，轉一個彎，又轉一個彎，五〇九門開著，新郎、伴郎走出來，他揮揮手。走進去，大套房，裏外兩間，地毯、沙發、水晶吊燈。沙發上坐著幾個年輕人，當然是鳳鳳的同學，其中兩位認識，到家裏來過。他進去，他們站起來，他點點頭。不見鳳鳳，鳳鳳一定在臥房裏，腦袋伸進開著的門，紅紅床罩的大床，壁櫥，又一套沙發椅，鳳鳳坐在梳粧台前，一邊站著伴娘，另一邊淑君彎著腰，用一塊粉餅在她臉上輕拭，補粧。這檔子事插不上手，縮回腦袋，退到一張沙發上坐下來，等，等電話通知。點上一支烟，心裏茫茫然，

怎麼這一天就來了，來得太快，彷彿就在昨天。吸了一口烟，眼前出現冬季，眼前出現羅斯福路——每次經過都會叫一聲雅爾達路——眼前是巷底的小木屋，有一間小木屋不容易，借用的。冬季，戶外風，第一個寒流，午夜後，靜乏呻吟，肚子陣病，從榻榻米上爬起來，睡眼惺忪，披衣，進廚房，生煤爐子——瓦斯爐間所未聞——煤爐半天才生燃，眼淚鼻涕，在爐上坐一鍋水，匆匆推著腳踏車出門，天氣冷，混身發抖，破爛腳踏車一路呻吟，喊助產士的門，僱車。助產士請到家，一歲半的山山醒了，真會湊熱鬧。把山山安置在廚房的小凳上，拿盆子，提水，守在房門外，靜芝聲嘶力竭的喊，聽到嬰兒啼，助產士隔著紙門說：「一位千金，一男一女一支花，好福氣。」好福氣？擔心如何撫養大！不是在老家。送走助產士，天亮了，把山山交給靜芝，脫下她手上的結婚戒指——另一枚接濟朋友了；帶著戒指去敲首飾店的門。鳳凰三個月搬到安東街，地段很荒涼，但是陽光充足，用壞了的行軍床帆布，做一隻搖籃，吊到門前竹籬上，春天來了，陽光照在一張紅紅的小臉上——

的鈴鈴，電話鈴響，負責連絡的小張過去接。

「唔唔！」小張放下聽筒：「開始，新娘準備下樓去。」

淑君從臥房走出來：

「牧農！走得慢一點，禮服長，不好走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袁牧農熄了烟。

「我們先下去。」淑君，其餘的先走了。

下樓，電梯一層層往下落，門臺上發亮的數字一個個跳動，電梯在二樓停住。走出電梯，耳朵裏響著嗡嗡喻喻。走道上擺開陣勢，走道盡頭的一扇門宛如關卡，我將引鳳凰進去，進去時是我的女兒，出來時雖然也還是女兒，却多了一重身分，一個男人的妻子，一個家庭的主婦，不管你受過什麼教育，家是歸宿。眞像是陣勢，伴娘站在離開五六步的前面，這一關非闖不可，闖過這一關，走上人生的另一條道路。孩子！這是我爲你最後的扶攙，以後得自己走了。打量身邊的鳳凰，白頭紗、白禮服、白手套，胸前捧一束綴帶玫瑰，大大小小三十朵，製這些玫瑰，忙了一個星期的黃昏，玫瑰由深淺的紅色相間，很鮮艷，幾乎可以亂眞。電子琴響著結婚進行曲，開始了。

「走！」徐醒在一邊指揮。

伴娘走出去，鳳凰挽住他的臂，左臂，沒有錯，應該是左臂。腳步邁開來，孩子！別緊張。走得慢，我要走得慢。另一旅程，無可懷疑，也無法避免，至少大部份如此，幾乎可視之爲定

律，由一而二，由二而三、四，或更多——最好不要成羣結隊，地球上人口已經膨脹。然後又回到二、回到一，回到——臉上的肌肉在抽搐，看不到自己，反正不自在。通過門，衝進掌聲的浪濤，聽不到電子琴的節奏，腳步也亂了。沒有這類經驗嘛，唯一的經驗是翠姐出閣，伯父臥病，由我抱翠姐上轎，二十二歲的翠姐又高又大，我才十五歲，抱翠姐下樓。進禮堂，踏米篩，累出一身汗。其實是什麼經驗，沒有電子琴，也不奏結婚進行曲。踏著紅色地毯，紅色地毯很刺眼，為什麼都喜歡這個顏色？一桌桌擺開的禮堂，中間空出來的甬道很長，從上面走過去，被數百對目光注視，很侷促。正前方，發亮的紅囍字，龍鳳花燭，點電的機器蠟燭，象徵性的古老。在囍字下面，證婚人、介紹人、男方主婚人和靜芝排成一行。靜芝的表情木然，但顯不會當場哭，早晨起來，發覺她的眼眶發黑，沒有睡好，自己也是一樣，許久以來都睡不好，像去年山山出國前的情形一樣，山山走了才一年，鳳凰也要走，南洋，有多遠？這一走，那天才回來？回來也只算是做客。一條長甬道終於走到盡頭，就像鳳凰的少女時代結束。孩子！記不得替你們塑泥人，轉風箏，元宵節糊燈籠，一年一隻紅燈籠，和在燈光中燃起的歡笑？記不得替你買一件夾克，一個黃昏跑四次西門町？記不得得上女中夜間部，無論風雨，每晚十一時在車站守候？曾對朋友說你是我的一篇好散文，高中、大學，大二的某一天，一個年輕人上門來，在黃昏的燈光下，高大

而皮膚微黑，球場上的太陽大，還是南洋的太陽大？你介紹說：「羅正宇同學。」應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第一個印象是健壯、誠厚、精明、有個性。回家的時間晚了，留在身邊的時間少了。戀愛的定律，戀愛中只有兩個人。這黑小子現在就在面前；這黑小子有他的，或許是緣份，或許——司儀的目光投過來，司儀的臉上表露堅定、倔強的性格，和羅正宇一類人物。目光是暗示，是提醒，彷彿說你該走了。袁牧農放下鳳凰，走上主婚人的位置。

他注視著禮堂，禮堂的屋頂高高隆起，龍鳳圖案的天花板泛濫過去，朱漆金描，很富麗，右邊一排窗，隔斷了應有的空間，窗外雨小了，窗外摩天大樓，臺北市在時間裏變了。整個禮堂鬧哄哄，婚禮的場面，感到熱，人多，冷氣不管大用。一雙手不知如何發落，放在前後兩邊都不妥，似乎是多餘的。如果沒有手呢？手＋腦袋＝作品＝生命，手和腦袋最重要。掏出手帕擦擦額角。可能司儀早喊過證婚人宣讀結婚證書了，婚禮中的主要內容，沒有聽到，沒有聽到。聽到了，馮放翁手捧紅緞燙金證書，朗聲唸，聲調一頓一挫：

「——袁鳳鳳——省——縣人，現年二十三歲——」

二十三歲。二十三歲自己和靜芝走進禮堂。元月，湘江之濱，舊詩上提及的「雁落衡浦」的那個地方，湘江，澄清碧綠，泰梓碼頭，小渡船，櫓聲連接兩岸，屬於陳舊的詩意。戰後，四十

八天保衛戰留下的殘破猶在，雁峯山、來雁塔，幾處提到雁，秋末多初便有雁羣來，棲歇蘆花中的清寂。艸橋、東洲、金陵大酒店，酒家就是酒家，不像臺灣的酒家，與色情相提並論，日本人留下來的風氣。元月，雪落得很厚，滿目皆皚皚，鞭炮炸碎在雪地上，自己被同事灌得爛醉。唔！參加婚禮的在座的只有一位，找到了，坐在右手第三桌上的彭慈，也不年輕了，人也開始發福，怎麼還能年輕？時間堆砌在身上。時間堆砌有時可能是財富，是榮譽，惟有在人身上是遺失。在一次雙十節閱兵的擁擠人羣中又碰了面，人生的離合如此。婚後到長沙，六月來臺灣，沒有打算來臺灣，一位長輩的函召，看過「花蓮港」引起一遊的興趣。從長沙經長江到上海，長江兩岸的風景如畫，到上海居然不回家，一天路程，不想回家看看老父母，年輕的荒唐。

怎麼有蟬聲？不會有蟬聲。市區裏那來的蟬聲？吱吱，麥克風咳嗽，蟬聲，夏日，深深梧桐庭院，一大片家產都拋掉了。到臺灣，長輩回內地，住臺中，公園附近的破散房子，拆去楊楊米的三席屋，不懂楊楊米的由來，聽不慣滿街の木屐聲。地板上放一塊門板，夜晚睡在上面，找來一隻破水缸，放一塊石板，在上面吃飯、寫作。經常走進這間屋子的只有徐醒，靜芝的同學，後來教孩子叫「舅舅」。白天上班，夜晚兼一家對開報編輯。編第一版和副刊，靜芝看稿兼校對，一個月領四十斤配給米，清晨三四點回家，有一次被十幾條野狗追咬，急中生智，爬上路邊的街

樹，狗繞著樹攻擊，巡警經過從羣狗中救出來——。

想什麼？想什麼？目光在賓客中搜索，怎麼不見章大姐，說過要來的，不會不來，最早相識的老友。背上在流汗。烟癮來了，烟戒不掉了，也不想戒，人必須有嗜好，酒色財氣不沾這個沾那個，吸烟容易得肺癌，也許有道理，然而邱吉爾不短命，不吸烟的人也有得肺癌的，如何說？

「主婚人用印。」司儀的嗓門宏亮，聲音發自丹田。丹田，中國的老說法，許多東西又回到老路上去，像武術流行起來，李小龍在這方面不無影響，老與新很難界分，穿衣服是好例子。主婚人，唔！我也是主婚人。袁牧農挺挺腰走過去，拿起放在桌上的圖章，一方壽山石，濃縮著三十餘年歷史，年輕時喜歡摸刀子，金石書畫，好大的野心，如果不抗戰，如果不走四川，會如何？不彈此調久矣，勉強替羅正宇和鳳凰刻了兩方印，老花眼，刀法走了樣，好歹是老子的手跡；一方壽山石，在時間裏泛著醬黃，字跡也磨成隱約，像主人，一番雄心變成回憶。圖章沾印泥，蓋到結婚證書上，很模糊，模糊的眼前，眼前是一條過來的長路。衡陽、長沙、臺中，山山在臺中出生，大陸撤退，時局亂，帶著山山到臺北，羅斯福路、中正路、安東街、六張犁、景美。到臺北，第二年鳳凰又出世，大公司的小職員，山山百日咳，金徽素剛問世，貴得嚇人，一次醫藥費三十五元，半個月薪水，典當，負債；差一點送掉鳳凰，對方要男孩，孩子還在肚子裏，是女是

男誰知道。不透了。——要是把鳳凰送掉，一定會後悔，後悔一生；大公司的小職員，承老上司器重，兼他的私人秘書，起信稿、寫專題報告、論文……「你的文筆好。」用毛筆，蠅頭小楷在英文練習簿上整理演講稿、讀書筆記，端正得一絲不苟，寫錯了用刀片刮，橡皮擦，刮擦得不留痕跡，老上司有潔癖，寫寫，寫下十幾本，寫得眼發黑，手發痠，「你的書法好。」悔不該當年老聽塾師的話，臨柳公權、顏真卿。那位老塾師太迂，不懂得能寫替人寫，不能寫找人寫的道理。寫，沒有稿費，發表的作品也沒有稿費，「寶島」、「半月文藝」、「青年時代」……沒有稿費仍然寫，靜芝嘮叨：「浪費稿紙，糟蹋電。」柴米夫妻百事哀，買一刀稿紙走到衡陽街。章大姐尚未發跡。現在可是大公司的老板了；章大姐偷偷送靜芝三十、四十，陳虹在日本，來信說：「挺下去，不能倒下。」「布老虎」居然收到三百八十元，大數目。「河邊」買了大同電扇，鳳凰五歲，每年夏天長痲子，一長痲子背部便潰爛。以後，每月收到稿費單了，稿費砌起市郊山上的房子，小院花木映綠蔭，很榮。

婚禮繼續進行，婚禮進行到那裏了？眼前一張張熟臉孔，新識舊知都到了，少了幾位，發喜帖是件頭痛事。該發的不發失禮，不該發的發，可能被視為「打秋風」。婚禮進行到那裏了？交換飾物。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後一件喜事，山山不可能回來結婚，山山來信說：「轉系了，轉入